**2025.3.1.**

**参加一个关于金融投资的博弈试验。**在报名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游戏会设计得这么有意思——规则很简单，步骤不多，所有的操作都只是点几下鼠标选择一下而已，特别是我抽到的角色是“投资者”，整个正式游戏过程中只需要做一个选择就大功告成了；可它却完全调动起了我所有的神经，给我扎扎实实来了一场头脑风暴，直到游戏结束走出机房时，我还是大口喘着粗气，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刚刚做出决策的每一个步骤。游戏的具体过程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真要写出来的话，那得写好长一篇。

**2025.3.2.**

**【甲】**

今天对着电脑干瞪眼了一整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短短几十行代码中找到了问题所在——储存大学拟录取的学生指标名单时，需要给每个大学创建一个优先队列，这个优先队列的比较逻辑就是该大学对学生的满意度高低，这样才能随时获取目前满意度最低的学生指标，但是我在规避“Lambda表达式中引用的局部变量必须是最终变量或实际上的最终变量”的问题时错误地使用了一个无效的办法，导致每个大学自己的优先队列还是使用的同一套逻辑，让本来有学上的学生失学了。而且原来这种错误的方法还是DeepSeek提供的——看来再厉害的AI，给的做法也不能照单全收。于是我继续拷问它，让它给出了其他一些做法，我把其中一个往上一套，成了！

我满心欢喜，控制着颤抖不止的双手把IDE里的代码复制下来，提交到OJ上评测。好消息是10个测试点里我有7个都对了，说明我的代码逻辑完全正确；而坏消息是剩下3个超时了。我早就料到可能会这样！只要我一天不熟悉C++，一天还在用Java完成我所有的算法作业，“超时”和“超内存”的阴影就会一天挥之不去地笼罩在我头顶。Java内部处理机制复杂，耗时比较多，这又不是我的错，我熬了整整四天才熬出来的代码，怎么可能就这样拿个70分就善罢甘休？可是我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两天里就获得拿C++写出相同逻辑的代码的能力。情急之下，我又想起了DeepSeek老师。“请把以下代码转换为C++形式”……我焦急地往输入框里打字。回车键一按下去，那些我梦寐以求的C++代码就如久旱甘霖一般，接连不断降临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可这个时候我又犯难了。这么玩不会被查重吧！“查重……？先交一个试试看，反正所有的逻辑都是我自己的，我都能解释得了，到时候再去跟助教学长说明情况吧，实在不行就70分算了。”把AI生成的代码复制下来，往OJ上提交——AC！我抱头痛哭。在AI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的实力……当然目前还只是部分证明。

**【乙】**

“她”这个字的发明(严格来说应该是“重新发明”)至今已逾百年，但就在这汉语历史上短短的百年时间里，对它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歇过。而现在，我恐怕也不得不投入这争议的洪流之中了。支持者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他”“她”“它”的并列与印欧语中区分性别和是否为人的代词可以对应起来(如英语中的“he”“she”“it”)，是与世界接轨；“她”的造字既满足了现代需求，又符合汉字造字规律，是语言自然接触的结果，展现了汉语的包容开放；“她”的使用可以明确指出所说的人是女性，填补了汉语自身的第三人称代词不区分性别的空白，使得书面上表达更为清晰，区分度更高；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不仅是女性在称谓上的显性化，更以此唤起了女性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间接上与20世纪初的女性解放运动相呼应。这些说法乍一看有理有据，可仔细想来并非没有可以驳斥之处；特别是最后一条，虽然以女权为落脚点，可在当时却恰恰是最受到许多女权主义者反对的。虽然事实上“她”的使用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标准，但我还是想讲讲我持有的一些怀疑意见。

首先，“她”这个字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不能不说有刻意迎合西方强势文化，背弃汉语自身传统之嫌。如果说这个字最初的发明是用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避免原文中不同的第三人称代词全部归并成“他”从而造成信息丢失，那倒还可以说是合情合理，毕竟在翻译中，保留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和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看懂都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要把“她”摊开来用到所有书面语中并加以规范化，则未免有些多余了。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本来在语音形式上就只有“tā”这一种，原先的书面形式也是这样，中国人的思维中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一种在说话时给所指的对象加上性别色彩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印欧等语系独有的传统。把“她”变成书面语标准规范，依我看远远配不上“与世界接轨”这样的美名，只能说是“与西方对齐”。有人说：这明明是吸收了西方语言中有益的、进步的部分，怎么能一棍子打死，简单说成“与西方对齐”呢？那我就要反问了：有益在哪里，进步在哪里？在形式上严格区分代词的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符号来称呼女性，使其有别于男性而已，和以一顶百的一个“他”字相比，依我看还真不好说到底孰优孰劣。我有请耐心看到了这里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在近代，呈现出文化优势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不是西学东渐而是“东学西渐”，那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上，该怎么看待印欧语言里代词区分性别的现象呢？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单用一个包罗万象的“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方便省事多了，干嘛非得把男女区分开，徒增烦恼？还说我们得改？该改的是他们自己吧！

其次，所谓“增加区分度”带来的简便，可能还不如硬把同一个字拆开带来的麻烦多。且不说这种规范给现在广大的拼音输入法使用者带来的麻烦——20世纪初的人们肯定是预想不到的。如果有人要说这个字“填补了汉语自身的第三人称不区分性别的空白”，那就更该反驳了：明清小说里的白话文全是用的“他”，也没见有人来提什么区分不清所指人物性别的问题，何来“空白”只说？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故事——一位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误把贾宝玉当作女性，可当时只要是真正认真读了故事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哪个会犯这样的错误。所谓的“空白”，只不过是在西方(尤其是英语)语言思维的影响下产生的虚假认识而已。没有专门研究语言的人们往往潜意识里会把现行的、“规范”的语言体系视作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低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现在的我们从小便长期浸泡在“他”“她”“它”并列的语言环境中，已经习惯了这三个字的分化，看到一名男性就联想到“他”，看到一名女性就联想到“她”，其余则联想到“它”，导致我们很难理解一篇小说不进行这种区分而全写为“他”怎么能让人看下去；殊不知，假如世界线变动一下，我们从小就是受到纯粹的“他”的耳濡目染，那看到有人用“他”“她”“它”写成的小说的时候，可能又会反而觉得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了。就算是填补了“第三人称不区分性别的空白”吧。那为什么不去填补一下“第二人称不区分性别的空白”“第一人称不区分性别的空白”呢？很多时候把这些“空白”填起来也是可以增加不同性别的人的区分度的呀！比如，俄语中的动词过去式，不管主语是第几人称都是区分性别的，例如同样是汉语中的“我回来了”或者英语中的“I’m back”，在俄语中由男性说出口就是“Я вернулся”，而由女性说出口就是“Я вернулась”。这样，如果一篇中文或者英文的文章中很少出现第三人称而主要是第一人称，比如一篇日记、自述等等，那读者通篇读到最后可能都还不知道作者的性别，或者惊讶地发现自己之前根据文风在心里给作者预设的性别根本就是错的。比如你把我第一篇日记的第二段单独截出来发给一个不认识我的人看，并且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沈司晨”，让他判断一下我的性别，保不准他就会判断错误。(其他部分不行是因为话题比较技术流。)但是读俄语文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凡作者有一次说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他的性别就再也不用猜了！那我们敬爱的20世纪初的语言学大师们怎么就没有考虑过引进这种先进而优秀的机制呢？怎么不发明一个新字“[女了]”，在小说里如果是男性说话就写成“我回来了”，是女性说话就写成“我回来[女了]”呢？当然，既然已经有了“他”“她”的区分，再加一个这样的区分就已成多余了。不过我想，要是当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做[女了]西方的秦始皇，率兵横扫[女了]整个欧洲，可能“[女了]”这个字就真的印在《新华字典》上并且被收入GB2312了，也不需要我拆成两个字再套个中括号才能打出来。当然，在港台地区还可能出现“[牛了]”“[礻了]”等等新的变体，那就不是我能料想到的[牛了]。

最后再说说把“她”的推广和女权运动相联系起来的观点。可能是我对语言的研究还不够深，我觉得这个最被人传颂、最经常被“她”的拥护者们用来褒扬这个发明有多么正确的理由，恰恰是最没有任何一点道理，最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理由。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根本没有一点头绪，因此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办法。更何况所谓“女权运动”这个词本身到现在都还不是一个良定义的概念。(当然了，有些人上网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不被定义”四个字。)虽然支持者中不乏像刘半农、鲁迅这样大名鼎鼎的现代文学典范人物，可是到了是否该使用“她”的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觉得我不得不发动一下“质疑权威”的理工学生被动技能。造了一个新字来特别指女性，就可以让女性的形象更突出，唤起社会的重视……？如果鲁迅写《祥林嫂》的时候没用“她”而是“他”，那祥林嫂这个角色的塑造就会失色几分……？我不敢直接否认，但更不敢草草认同。很想穿越到某个灵境当中跟他们的灵魂说说话，把这个问题争出个是非来，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对“她”的问题所能提供的争议意见，大概就是以上这些了。可是无论我再怎么旁征博引，再怎么咬文嚼字，有一个硬伤，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的，那就是铁一般的现实——“她”这个字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能看懂汉字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且还将继续陪伴未来无数个时代的中国人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这些反对派或许可以悻悻地埋怨说这是“大势所趋”（dssq），是没有很高教育程度的大众不懂“汉字的传统”，但是它毕竟还是在真正的语言活动中获得了丰富的生命力，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或许在中国人真正的潜意识里，男女的区别终究还是跟高矮、胖瘦、老少等等人身上其他的区分性特征不同，更直观，也更基本，才能使得“她”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取得一席之地。我写这篇论述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周围人停止使用“她”这个字，也不是向周围人声明自己会拒绝使用“她”这个字。实际上，我本人就是最频繁使用“她”这个字的——我的意识中有一个纯洁的少女，或者说是梦中情人吧，每当我想起她，想要给她做一点遣词造句的工作时，我的脑海中也总是浮现“她”这个字的形状的。如果未来我有精力把这些想象写成小说，那这些小说里更将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她”，她下楼梯，她走小路，她去海边……我只是说，如果我穿越到民国时代当一个语言学家，我必然会拿上面所有这些理由来坚决反对刘半农和鲁迅先生使用和推广这个字，就算我自己从小也是看着这个字长大的，就算我知道未来这个字最终也会成为大势所趋。当然，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推行的一项运动直到百年之后都还在受到如此激烈的争议，说不定并不会生气，反而会感到欣慰——跨越了数个时代的中国人，依旧保留着当年的进取心和批判精神，还有着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颗赤诚的追问之心。

**2025.3.3.**

**【甲】**

**定向越野，爽！**在19分钟内按照规定的路线把学校体育馆南边那座山跑了个遍，中途兜了无数个圈子，走过了无数恶劣的草地和陡坡。恰逢气温突升，令人大汗淋漓，直呼痛快。当然，要不是其中有一个点藏得太隐秘，让我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了4分钟，我的时间还能再短。在运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虽然定向越野的运动场地比常规田径赛复杂得多，造成的体力消耗也经常更大，可我几乎很少有像平时跑步那样紧张、焦虑甚至恐惧到腿发软的感觉。其一就是因为定向越野不仅是体力上的竞赛，更是智力上的比拼。只会跑步登山是没用的，还需要看图、观察四周、根据参照物找点、规划路线、权衡利弊……这样一来就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没有心思再放在那些紧张的情绪上。其二，定向越野比赛中的选手都是分批次出发的，因此竞争没有像常规田径赛里那样扣人心弦，有可能跑着跑着还会发现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有时候你甚至会希望旁边出现一两个人，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一下就找到了那个你死都发现不了的点，你就只需要跟过去就行了。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其三——那就是定向越野每次的场地和路线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历史记录可以参考，这样人就没有“我是不是状态下滑了？”“我是不是冲太猛，要节省点体力冲刺了？”这种策略上的心理挣扎。总之，我非常庆幸在这个体育计入GPA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了定向越野，能让我在享受喜爱的运动的同时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

说起定向越野，我还有一些奇闻轶事可以提一提。这个学期的课程其实已经是我第三次接触定向越野了。第一次是在2022年暑假的结尾。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两天的带有军训性质的“夏游”，来起到一种类似于高三年级开学誓师的作用。其中有一个活动就是跑定向越野。当时那次是长距离定向，是组队完成的，但是我仗着跑步比较强，擅自自己跑完了90%以上的路程。这就在我心里种下了定向越野的种子。第二次是在2024年春的一次校级定向越野赛事中。当时恰逢我每天积极跑步健身，一看到比赛通知就兴致勃勃地报了名。“依我这身体素质，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怎么着都得拿张奖状回家吧！”我得意洋洋地想。当然，在日记宇宙里，不出意外，那才是真的出意外了。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我感冒了，犯上了头痛——而且它还不是一般的头痛。坐着的时候不痛，走路不痛，骑车还是不痛，偏偏就是跑起步来，双脚同时离地的时候，就开始痛了！我勃然大怒，想着咬咬牙忍过去，可是无奈疼痛过于剧烈，就像孙悟空被师父念了紧箍咒一样，拼尽全力无法战胜。但是比赛时间是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伤病就随便更改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参赛。最终，我只有前面三分之一的路程上勉强慢跑着过去的，到了后面，特别是上坡的路段，就只能垂头丧气地在路上慢慢走，一直走到终点打卡完赛。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是明年还有这个比赛，我一定得把我的对手们杀得人仰马翻！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可能是高热量食品吃多了，这几天我的屁股上长了个毒坨(这是湘潭话里的说法，就是普通话的“脓包”)，走路跑步的时候是不痛的，平时坐在椅子上也不痛，偏偏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就会被凹凸不平的车座顶住，就开始痛了。说不定下次学校再举行什么“自行车越野赛”的时候，我的屁股上又会按时按点地长出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毒坨……

**【乙】**

**摸清了Python的软件包机制。**对于一个计算机学生来说，一个学期中最恐慌的一段时间可能不仅仅是充斥着课程答辩、考试压力和各种DDL的最后三周，还有最开头三周，因为每个课程可能都有自己专用的软件，需要完成许多复杂的环境配置，而这时一个人初来乍到，很可能瞎搞了半天都弄不清这些东西运行的机制。上学期我在数字逻辑和数据库课程中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好在最后都顺利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我的Python开发环境PyCharm没法正常工作——按理说，在代码中打出一个软件包的名称(比如cv2)后，编辑器应该要显示一个输入提示，把这个包里所有可用的常量、方法等等一一列出，就像IntelliJ IDEA中显示一个对象引用所有的成员方法和字段一样，不然那些东西浩如烟海，光是手动翻文档就得活活累死三条命。然而我的PyCharm能够正常运行代码，但没法显示输入提示。在DeepSeek老师的协助之下捣鼓了一晚上，才发现问题的关键——虽然运行是没问题，但是编辑器却是报错说“未找到软件包cv2”！最后，我新建了一个项目，并且按PyCharm的提示把它设置为“使用conda”，这才大功告成！这基本上可以标志着我在计算机视觉这门课上已经度过了学期初的迷茫期，开始要全面运用起我强大的写代码能力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好像都感觉舒适了几分。

**2025.3.4.**

**【甲】**

所谓“注音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可不一样：它使用的是由国学家章太炎首创的注音符号，如ㄅ、ㄆ、ㄇ、ㄈ等，而不是汉语拼音的b、p、m、f。自从50年代中国大陆推出汉语拼音以后，原先的注音符号就逐渐绝迹了，现今几乎没有人还认识它们(甚至还有人把它们认作“日文”，令人啼笑皆非！有些人总是喜欢看到什么自己不认识的东西就开始凭直觉瞎猜，真是莫名其妙。)，只有台湾仍在沿用。但是实际上，如果熟练的话，它的效率应该是远远高于拼音输入法的。我们知道，一个汉字除了非音质成分(声调)以外，就只有声母、介音和(狭义的)韵母三个部分。如果一个字这三个成分都有，而且声母是两个字母(如zh)、韵母是三个字母(如ang)，那就最多可以达到六个字母(如zhuang)。但注音符号就只用一个字符表示一个成分，比如zhuang就是ㄓㄨㄤ这三个字符。此外，拼音输入法使用的美式键盘是依照英语中各字母的使用频率确定的，本质上不是专为了汉语拼音而设计，带有一定随机性。可是注音符号的键盘规划就很规整：声母在左，介音在中，韵母在右，要打出一个字就是用指头在键盘上从左往右扫一遍，这样反复从左往右扫，就很流畅了。当然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字符数量多，需要占用很多其他字符的键位，如果需要在输入中文的同时还频繁插入数字、标点符号等，将会比较麻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要打出一个比较长的固定词组的时候。比如我打“拼音输入法”，在拼音输入法里就只需要打“pysrf”，肯定就出来了；但是注音输入法不把y、w视为声母而视为介音(实际上这才是本质)，所以如果你打“ㄆㄧㄕㄖㄈ”，输入法只会识别为“批输入法”，就像在拼音输入法里打“pisrf”一样。其实拼音输入法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爱你”应该也算一个常用固定短语，但是打“wan”必然是不行的，得用“w’an”或者“w’a’n”才行。

然而就是这样好的一个注音输入法，我却碰到了问题。手机上我用百度输入法，只是点了几下，下了一个新插件就完事了，一切都跟用拼音输入法的时候一样正常；电脑上却很怪，我下了几个注音输入法，都不能按照我预想的那样工作。其中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就不在这里专门解释了。难道澎湖湾人打字都是用的这种怪里怪气的输入法吗？很难想象。不会是其中有什么波利谛卡因素吧？也不知道。看来得在网上抓几个台湾的朋友们来亲自问问了。

**【乙】**

**夜游深圳湾口岸。**我算是知道为什么13号线要归港铁(深圳)管了。从粤海门站上来一车港爷！

**2025.3.5.**

**对“忒修斯之船”问题的探讨。**“如果把一艘船上的各个零部件不断进行替换，直到它上面所有的零部件全部被替换过了一次，那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这个问题描述起来特别简单，即便是小学二年级学生都能听懂，但丝毫不影响历朝历代的哲学家对此争得面红耳赤。正方的观点大致如下：物体的同一性不仅取决于其物质构成，还取决于其结构、形式和功能，原来的船在零部件被替换以后，原来的这些根本属性没有变化，因此是同一艘船；此外，这里替换的过程是渐进的，并且保持了历史连续性，而不是一下全部拆掉然后重新拼起来，就可以被视为同一物体。而反方的意见就直白得多：具体物质的存在是结构的基础，既然物质构成已经发生了完全变化，必然就不再是同一物体。当然也有中立方，认为正方和反方的观点都有合理性，究竟应该认为哪种正确要取决于采取的视角和实际讨论的情境，不存在一个一边倒的正确答案。

一般来说，对于这种自提出起被争了几千年都没争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经典问题，我的立场往往是中立的，比如唯物和唯心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保守与激进的矛盾，等等。可到了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经过好几天的反复思考，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正方一边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选择，否则将会导致我整个认识体系的大危机。为什么？因为它指向的是我一个最基本、最毋庸置疑、最一边倒的立场，那就是**实证主义**。

*(暂时没有时间写，之后伺机补完)*

**2025.3.6.**

**快递乌龙事件(续集)。**对，尽管平台受理了仅退款申请，但是故事还没完——这个时候商家来跟我协商了，说不能退款！

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们说我的快递“已经本人签收了”，这是“问驿站说的”；同时他们还让“快递员调监控”，还要看“是不是我的同学朋友签收的”。我当即头顶冒出几个问号。他这说的是中文吗，我怎么看不懂啊？他说我“本人签收了”，可是我明明没收到啊，真正签收的是另一个同学啊，他电话号码都搞错了，叫我怎么收啊？而且还一会儿“我收了”，一会儿“我同学朋友收了”，他们到底是怎么觉得的？他们可是把东西寄给了学校里随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就算这个人是我的同学，我又怎么知道他收到以后会干什么呢？他还要“调监控”，这是要干嘛，要把我抓进派出所吗？

不过我到这时候还是很有耐心的，觉得商家也是小本生意，有点偶然失误也无可厚非。我就继续跟他慢慢解释说，我手机上从来就没有显示过一个正常的货架号；根据“取件码”是找到了对应的快递单号的，而且那件快递里的货也是对的，唯独电话号码不对，基本上可以判断他们是搞错我号码了；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让同学帮我取过快递。我觉得我解释得已经够清楚了，够让他们把问题核实然后承认错误了。

结果我得到的回复是——**“所以您签收了，撤回一下退款吧！”**

哎呀！他是真的不太读得懂中文哪！本以为干客服这一行的情商和语言表达能力会很高，至少得比我这个人机高得多吧。可是怎么弄得像这样比人机还人机呢？他脑子里装的东西是明矾吧！我差点气笑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失去耐心了。我还把上面做过的所有那些解释又换一种语言说了一遍，接着就忍不住开嘲讽模式：“我从头至尾都没看见这玩意的影子，你叫我撤回退款？谢谢，有被冷到”“噢，莫非你们真要调监控啊？为了个十多块钱调监控，也可以算是锱铢必较了”……事实有理有据，真相就在眼前，莫非他们还有什么负隅顽抗的说法？

**“你们快递员说了，你们这帮学生经常这样弄，如果不是你签收的，请你去驿站调监控，然后当面对峙一下”**

绝无仅有，贯古通今，撼天动地，惊世骇俗！！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你的灵魂暂时入住一下我当时的躯体，感受一下这种浑身发抖、头痛欲裂的极致体验。我在跟他说正事呢，搞人身攻击是整的哪出啊？是他把电话号码搞错的，叫我查什么监控啊？难道因特网上都是这种超层次空间生物吗？真想大声笑，但是当时在食堂里，不能笑。如果人在疑惑的时候头上真的会冒出问号，那现在掉进我餐盘里的问号肯定够我吃十顿。我彻底爆炸，当即给他骂了回去，至于骂的是什么，肯定就是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比如要顺着网线爬进他家把他从床上轰醒之类的。然后他还给我顶了一波嘴。不过这次已经没用了，因为平台这个时候已经强制同意了我的退款。(实际上是取消付款，因为当时设置的是先用后付。)然后他态度就好起来了，问我退款信息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他还给我发了个大拇指。看来光靠吵最终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平台的铁拳强力制裁才有实效。

**2025.3.7.**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自从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以来就一直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文艺工作关系的一篇经典著作。该文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态度、工作对象以及学习方法等等重要问题的开创性回答，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反动文艺虚伪性的深刻揭露，时至今日依旧对社会上许许多多的文艺现象有着非常强的解释力，同时也对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工作开展下去有着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篇诞生于特殊历史环境、服务于特殊历史任务的作品，《讲话》中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加以探讨：一切文化是否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艺术是否可以全部归结为政治的子集？……虽然这些观点并非原文着重论述的部分，从篇幅比例上来看也只占原文的不到一成，但是重新审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发扬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判与辩证精神的必经之路。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就尝试以我自己的思考，对《讲话》中所提到的“文艺阶级性理论”进行一下评析。

**一、文艺阶级性理论的进步意义**

首先，“文艺之阶级性”这一现象在当时不仅存在，而且是非常鲜明、非常尖锐地存在。这也正是《讲话》作为一篇政论文最宝贵的精神所在——实事求是，贴近实际。什么是实际？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反动阶级之间的激烈对立，以及这些反动阶级的文化对于无产阶级精神和斗志的麻痹，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最大的实际。而这个最大的实际就决定了党在文艺领域的任务：批判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文艺，发扬无产阶级文艺，利用无产阶级文艺去激起广大群众对于反动阶级的认识，进而利用广大群众的这种认识团结起来把反动阶级的势力消灭。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作者本人并不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但他以一个常年投身于社会运动的革命家的敏锐，把党的整个文艺工作的主题从名目繁多的与“文艺”相关的言论与事务中精确地切割了出来。一名干部该抱有怎样的立场、对群众的地位有怎样的了解才算是真正懂得了无产阶级文艺？一个自称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究竟是怎样做文艺工作才是实际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一部形式上像模像样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究竟是有怎样的思想内涵才是本质上是为了革命工作的，而不是掉进了小资产阶级卖弄风骚、无病呻吟的文化陷阱，让人民群众莫名其妙？这些问题，在《讲话》中都有着详实而彻底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对于革命斗争形势非常客观的认识。

同时，就“文艺之阶级性”中无产阶级的那一面看，《讲话》所进行的概括也是非常精辟的。作者讲了上万字，其中不外乎一个中心思想：无产阶级文艺的“无产阶级”四个字不在于名而在于实。披着歌颂工农兵的外皮臆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英雄史诗不是无产阶级文艺，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群众面前吹吹擂擂不是无产阶级文艺，借着反映底层贫苦群众生活的名头抒发自己小家子气的情感更不是无产阶级文艺。如果一个人是明确了要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而立身，一部作品是明确了要出现在群众面前，以鼓励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打击反动势力为目标，那它就必须从内而外地摒弃掉上面所说的这一切缺陷，并且努力去汲取与之相反的一切有利品质：贴近群众生活、活用群众语言、支持群众利益，等等。也正因此，一旦某部作品出现在了群众面前，却完全是一副油嘴滑舌地迎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样子，那么党和革命群众是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去反对它、批判它的。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是这样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在当年的革命浪潮中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以后，居然又再次打着一些老套的旗号卷土重来，甚至还拥趸甚多！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自我标榜的所谓“对底层群众的人文关怀”，只不过是自己资产阶级立场的又一明确例证罢了。

从上面这些论证来看，无论是无产阶级文艺，还是与之对立的资产阶级等等文艺，“文艺之阶级性”都具有着切实的意义和切实的标准，并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和时局的走向。《讲话》一文的对文艺阶级性理论的论证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对革命战争时期党和革命群众争夺文化战线上的阵地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文艺阶级性理论的局限性**

然而到了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对于“文艺之阶级性”产生一些更广泛的思考。《讲话》中多次提到不同阶级文艺的特征，提出了判断一部文艺作品从属于哪个阶级的准则：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面向哪个阶级的受众，描绘哪个阶级的生活，就是带有哪个阶级性质的作品。但是，是否一切文化都果真是像如上的准则这样带有阶级性的呢？就原文来看，作者很明显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例如“结论”第三、四部分的这些语句：“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作为一个平时对各种音乐、文学等等文艺形式有较广泛的接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自从数年前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起，就一直在对这几个观点提出非常强烈的质疑。诚然，如果单论专门为了革命、战争等等社会运动而创作的文艺作品，或者是在局势比较动荡、社会权利更迭比较快的特殊时期广为流传的大众文艺作品，说它们必然支持政治势力中的某一方，或者必然带有某个阶级的鲜明属性，那基本上还合理。在当时的延安，社会上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基本就是这一类文艺作品。然而在人类广阔的文艺史中，想要找出很多不好用文艺阶级性理论来解释的事例恐怕也并非难事：

**第一，文学作品。**支持文艺阶级性理论的人在讲到这一方面时往往会举一部分特殊的例子，如描绘平民生活困苦、权贵骄奢淫逸的诗词有典型的无产阶级性，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有典型的歌颂统治阶级的色彩，等等。但是这样实质上是在选择性忽略其他一些社会性不明显、可以用作反例的作品。一首诗歌纯粹只是描写山水，感慨“这个地方真好玩，我好开心，大家都来玩”等等，也是带有阶级性的吗？之前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讨论群的群友对此解释为“深层上反映出的是作者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含有对统治阶级的失望”。这种解释对于一些特定的作者（例如陶渊明）或许合理，可是很多情况下仍然有些过于牵强。一首诗歌纯粹只是展现爱情的欢乐与痛苦，感慨“我太喜欢她了，她会不会爱我呢”，也是带有阶级性的吗？某些这类型的作品可能的确带有“描绘跨越阶级的爱情，揭露森严等级制度的虚伪”的意思，但这同样也只是一部分作品才有的特殊内涵，根本不包含这层意思的作品大有人在。批判社会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作品，不批判的就不是了吗？阶级斗争属于人的社会生活，饮食、爱情、旅游等等平凡琐碎的事情就不属于人的社会生活了吗？《讲话》中提到文艺作品的一切素材就是来源于社会生活，那怎么就不能有以这些平凡琐碎的事情为主题的作品呢？有同志可能要说：“这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主题。”那这位同志恐怕是觉得无产阶级的生活除了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连饭也不用吃，婚也不用结，假也不用休了。把社会生活等同于阶级斗争，实在是一种非常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

**第二，音乐。**谈到音乐，一些同志常常举的例子有欧洲中世纪为歌颂教会和神权所做的宗教音乐，革命战争时期所产生出来的军乐和劳动号子，以及20世纪全球各地带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摇滚乐等等。然而只看这些例子同样是非常片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所有音乐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一般都是带歌词的。这就是说，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一般还是只是通过歌词，也就是音乐中加入的语言来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音乐本身表现出来。没有歌词的纯音乐不也是音乐吗？许多钢琴作品的全部内容就是在键盘上一顿狂敲，这里面也能看出是在“歌颂哪个阶级”吗？有许多现代的前卫电子音乐完全就是一个科学实验的怪物，甚至连所有的音效都是使用计算机软件合成的，它们的编排已经抽象到连作者最狂热的粉丝都无法理解。难道这样的作品，也能解读出来一个“阶级性”吗？如果说这样的作品都是所谓的“从属于政治”，那真是太匪夷所思了，肯定会让作品的作者不答应。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有些作品主观上的确是为某些社会群体或某个阶级而作的，客观上也是在对应的社会群体或阶级中受到欢迎，但是这部分作品一来依然只是极少一部分，二来从乐理本质上讲还是无阶级性的。音乐实质上是人类所调制出来的一系列抽象声音的组合，它与特定社会价值的绑定只是人为的、外部的，而不是自然的、内蕴的。凡是对音乐有过一些细致思考的人大致都能认同这点，为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就是意识不到呢？

除了以上两个简单的例子之外，任何一个专门研究过文艺的人都可以很轻易地举出非常多文艺阶级性理论完全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恰恰是《讲话》有局限的地方。一方面，《讲话》整体上的思路是非常贴合实际的，这个实际指的是利用文艺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个特殊的实际；另一方面，《讲话》中我之前所提到的那几句话则是严重背离实际的，这个实际指的是整个文艺界更广泛、更普遍的实际。我们都说面对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的理论，没有抽象的理论。在利用文艺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个特殊的问题中，文艺阶级性理论是具体的；但要是把这一套理论套到整个文艺界上，对着世界上的一切文艺作品“开地图炮”，那不是就变成抽象的空谈了吗？有的同志可能要说：“你这说的明明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没有资格代表普遍的文艺。”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彻底掉进“唯阶级论”的陷阱了，还是犯了《讲话》中那几句话的老毛病。文艺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怎么可能“从属于政治”呢？文艺学和政治学明明有着泾渭分明的学科史和研究范式，文艺研究怎么会答应自己被划分成政治的一个子集呢？诚然，文艺创作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创作者所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践的影响，这点连在西方的社会学界都是普遍认可的。但是同样，这样的影响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是一位文艺创作者看见什么现象，拥有什么素材，可以使用哪些技术等等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给他直直扣上一顶抽象的“阶级”的帽子！人的社会性除了阶级性以外实在还有太多的维度，比如民族、性别、职业、性格等等，不一而足。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经济基础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因素；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样如此吗？仅仅因为人必然的社会性就把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全部打包规约成阶级问题，这不仅在逻辑上缺乏实证效力，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相违背，实际上只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而已。

**三、结论**

文艺阶级性理论所显示出的“唯阶级论”问题不仅仅是《讲话》一文中独有的问题，更是贯穿整个党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讲话》一文本身来说，这个问题倒还无伤大雅，因为它全文的主旨和写作目的都是阐明如何利用文艺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是要探讨更广泛的文艺。这个特殊的写作目的它已经非常完美地达到了，它只不过是在提到更广泛的文艺时出了差错而已。可是到了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并将其稳固下来的时候，“唯阶级论”的弊病就逐渐显现出来了，甚至一度成为党在历史上犯过的一些重大错误的助推因素。在21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正确认识文艺阶级性理论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如何正确认识党的文艺政策在历史上的成就和问题，更是直接关乎到我们在文艺领域的认识与实践。

而我认为，要想达到一个更正确的认识，不外乎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优良品格：讲求实际问题、分析具体条件、活用辩证思维。譬如要分析一部文艺作品，那就应该去分析这种文艺作品的具体有什么内容，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法，具体表达了什么思想；如果要问它有没有阶级性，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作品本身中去找线索；如果有阶级性，那它是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要靠对作品全面、客观的分析来回答。如果我们思考事情不真真正正的把脑筋开动起来，只是机械地、线性地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语句输入再输出的话，那纯粹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只有能动地、自觉地，完全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目标去思考，这才是真正的让马克思主义从书本的教条中活了起来，成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5.3.9.**

**做春梦了。**春天来了，又到了……大学生们精神萎靡、学业荒废的季节。随着气温的攀升和湿度的递增，年轻而敏感的心灵，就不知不觉地开始颤抖起来。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一个纯情小处男似乎一年到头没有一分一秒不是在全身发抖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些神秘而奇幻的梦境，就时不时鬼鬼祟祟地爬上我的硬板床，钻进我的大脑，势不可挡地向着我的灵魂发出最严肃的拷问。为什么说是“拷问”呢？因为自从我记得清楚以来，历次自然发生的春梦的女主角，都不是我主动想到的那个梦中情人！不仅不是梦中情人，而且连认识都不认识！哪怕这个人已经穿上了一些恰到好处的奇装异服，坐在了某个恰到好处的地方，但是我根本不认识啊，不认识的人我怎么能碰一下呢？于是事实是，我每逢梦到这种场景，心中的情绪往往不是兴奋、激动，反而是紧张、恐慌甚至抵触。我在平常生活中(自认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可以算是一个左派，经常提出一些从来未见有人提出的想法，或者对有所质疑的权威提出强烈的挑战。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受到了之前教育的影响，我在某些个人道德方面的事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分子。就拿两种电梯来说吧：有些地铁站的扶梯在长期未检测到有人进入时会减慢运行速度，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慢速运行的扶梯，并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那我总是会避免走上去，为的就是防止它单单为了运送我一个人而多消耗掉这么多电能；我要从五楼下到一楼，如果两个垂直电梯目前的位置都在一楼，并且周围也没有人，那我也会选择自己走下去，原理类似。平时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我都有着这么强烈的精神洁癖，何况是对自己在感情和性关系上的贞洁！贞洁？女人有贞洁，我们男人就没有了吗？要是没有这些梦的拷问的话，我可能还会对自己道德上的坚定产生怀疑，毕竟对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那部分女性来说，我的身上根本无利可图，从来不会有谁想到来“诱惑”我。可是有了这样的拷问，我觉得我可算是有底气说一些强硬的话了：就算是梦里迷迷糊糊的我，都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给拒绝掉了，何况是现实中清醒的我？当然，我并不觉得说这种话是自作多情，毕竟从来没有谁规定过男性在性关系中就必须是“需”的一方，而女性就一定能站在“供”的位置上。谁都不可能不需要为自己的性关系负责，这想必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可是今天这次春梦里面，真正的问题来了：这次的女主角，就是她，我的梦中情人！可能是因为晚上躺在床上睡着之前在半梦半醒中想她想了比较久。而且发生的故事的情节还特别好，比以往都要好得多：我跟她游览了很多地方，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我的家长对她评价也很不错。到了晚上，我们就可想而知地进了自己的小房间……这个时候，我的视野开始变成了一种类似于GalGame的样子，背景是亮着微弱的床头灯、窗外下着小雨的卧室，前景是坐在床边微微弓着身子、抬起头望着我的她，眼前还有三个粉红色的选项框，内容非常脑洞大：“[A] 使用立即结婚兑换券”“[B] 要……要做涩涩的事情吗？”“[C] 暂时不用了，还是等下吧”……前面两个选项后面还很恰到好处地加上了两个“爱心”的图案，似乎是暗示着如果按这两个键的话，后面会走进某些特殊的故事。然后呢？我选了哪个选项？没有了。对，你没看错，没有然后了，我哪个选项都没选。是恰好被闹钟或者室友吵醒了吗？如果我想故意倒人的胃口，故意让人觉得太惋惜了，我可能会说是。但我要说不是，因为这个梦就是这样停止了，结束了，我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毕竟自己没有真正经历过那样的场景，没办法在意识里模拟。我也不知道，要是真的到了把这样可以选的选项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会去选哪个。

**2025.3.10.**

**计算机视觉，真有那么容易吗？**这几周的计算机视觉理论课，没有一次不是听得我汗流浃背。他都在讲些啥啊？这数学公式都是啥意思啊？诶，我怎么弄不懂啊？很有那种在一根悬空的钢轨上往前走的感觉，我知道它很吓人，但是我又不能被吓，越被吓就越容易失去平衡掉下去。到最后的结局往往就是搞得筋疲力尽，累到躺在钢轨上睡着了，整节课后面半节都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到了晚上实验课，更惊悚的事情来了：这次课是第一次考勤，所有人把学号写在一张纸上表示自己到了，然后往下传。传到我手上，我写完自己的学号，一看上面——怎么一眼看过去全是“1221”啊？凡是南科大的同学们都知道学号各位数的意义：第一位和第四位的“1”分别代表学生、本科生，而中间的“22”就是入学年份。合着我是被一堆大三的包围了！他们可是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的老朋友！莫非这门课还真不是给我这个清澈的大二小孩准备的，我还真选错课了？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就高了一个年级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也太不自信了。实际上这里面区别可大了。在一般的工作中，年龄大一岁或者小一岁，工作经验可能确实不一定分得出一个高下。但是这是在学校，而且还是全日制学校，一个专为了学习而量身打造的地方。老师的主业就是千方百计地给学生教知识，学生的主业就是千方百计地从老师那里学知识，高一个年级和低一个年级的差别当然大了。总之我先这样硬着头皮顶着吧，实在不行，我还能赶在第8周结束之前发动被动技能——加W退课。要是过了第8周怎么办？不用怎么办，我要是能撑过第8周的话，想必后面8周也不是不能撑过去了。

**2025.3.11.**

**万恶的密码机制！**今天准备登录一下四六级考试报名网站，结果输了三遍密码都没输对，把我整破防了。按理说，我几乎每一个需要登录的网站都是用的同一个祖传密码(我一直都很小心，一说漏嘴就全完了)，几乎天天输，不可能弄错。然而无奈还是登不进去，便只能尝试重置密码。可到了重置密码的时候，我一看——输入框下面写着一条“必须包含特殊字符”！我这才一拍脑门，想起来当初设密码的时候为了满足这条要求，在祖传密码的末尾加了个感叹号。我赶忙不重置了，倒回去把带上感叹号的祖传密码输了一遍，这才过关。而真正破防的事情这个时候才来：页面显示“服务器繁忙”，加载不出来！我暴跳如雷。

实际上，这已经远远不是我第一次被输密码整破防了。现在我在用的这个祖传密码，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各种平台的要挟之下取得的一种相对上最大的公约数了：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恰好是16个字符(也就是许多平台规定的最大长度)，而且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很不容易忘记。可是有的平台还要在这上面加码，连特殊字符都得包含一个。那你叫我怎么去跟那些不能输入特殊字符作为密码的平台交代啊？什么，你说让我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密码不就行了？开玩笑，世界上那么多平台，随便用一个什么公司的产品都得注册一个账号。我们计算机系学生学《数据库原理》学的是怎么操作数据库和设计数据库，不是自己当一个数据库。如果有人要质疑我记忆力太差的话，那他可能上网强度比我低。当然，DeepSeek老师也不是没有提醒我有其他办法——用一些专门的密码管理器什么的。我觉得我这种身份的人的账号，还没有命运攸关到用得上那种东西的程度。我一没名，二没利，三没颜，当年主动请缨要跟我天天做好朋友的小女孩，现在见了我都要敬而远之。黑客专门盯着我的账号攻击干嘛？这不是间接拉高犯罪成本吗？Я не понимаю.（俄罗斯远东地区口音）

**2025.3.12.**

一名计算机系二年级学生在上课时做出了这样的感叹：睡眠太易，算法太难；人生太短，代码太长；天命太薄，文献太厚；梦想太早，实现太晚。

**2025.3.13.**

**【甲】**

**参加普通话考试。**在刚开学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好奇自己真正的普通话水平，还是为了给所有人证明我说话带口音不是改不掉而是懒得改，我报名了国家标准普通话考试。考试成绩分为六档，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甲、一乙、二甲、二乙、三甲和三乙；试题分四部分，前三部分都相对简单，分别是捧读单字、双字词和语段，除了有极个别字词不认识以外，我基本可以拿到满分。唯一的问题是第四部分，给定两个主题，从中任选一个，在三十秒思考时间之后即兴演讲三分钟。别看我们平常生活中天天跟人讲话没有任何麻烦，但真要在三十秒以内规划出一篇能讲上三分钟的短文，而且讲的中途还要注意避免思路卡死或者陷入究极混沌，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正式考试之前做了两次模拟测试都是二甲水平，主要扣分来源就是这里——都是说到两分半的时候大脑就断电停机了，连续空了十多秒没出一点声。

今天到了正式考试了，我本想克服一下心理障碍，争取好好发挥一下，可最终结果感觉比两次模拟都坏。抽到的两个主题是：“我对团队精神的理解”和“我的童年”。我怎么就脑子一抽选了前面这个呢？我的童年已经够丰富了，听音乐，打电动，踢足球，这哪里是三分钟啊，要真讲起来三小时都讲不完……而恰恰相反的是，我这个I人是最怕搞什么团队合作的。我在南科大仅有的几次团队合作经历，要么就是在组里浑水摸鱼；要么就是当个人机，组长给我分配任务我就去干完交差；要是没有别人当组长，我就自己当独裁者，把所有框架全部定死然后给组员分配任务，让组员去当人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整个前一分半讲的内容都是：论证人类社会能够走进文明时代就是因为有了团队精神！这样每个人才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社会分工，而不用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维持生命必需的活动，才能把人类蕴藏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这跟“团队精神”相关吗？那得看阅卷老师怎么认为了。希望他这次还能高抬贵手让我有个二甲，实在不行二乙也凑合吧。

**【乙】**

**参加合唱团，是休息还是累？**虽说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了，不过放到今天来写应该也为时未晚。自从上学期期末，特别是这学期开学以来，我一直有个严重的问题：对合唱团活动的兴趣下降了。在周围的人群欢快地交头接耳或者纵情高歌之时，我总是感觉灵魂出窍，意识从疲倦的躯体里跑出来不着边际地神游，一会又想到我寤寐求之的“她”，一会又想到自己的人生规划，一会又想到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社会问题。左前方一名女中音频频笑得前仰后合(字面意义上的！)的动作，更是令我抓耳挠腮、心烦意乱。感觉我就是海面上的一粒塑料，虽然体积小，可无论怎样上下左右地翻浮，都溶解不进周围的水里。

而就在昨天，正当我像个人机一样捧着手机，呆滞地望着上面显示的乐谱的时候，我突然一激灵——不会真是我的I人特质开始从内而外显现出来了吧？大一的时候，我经常被周围的人视作一名纯正的E人：在线上无所不言(卷饼屋的群友们应该对此深有体会)，在线下一碰到人就露出那种招牌式的智慧笑容，即便是在周围人聊一些完全与我无关的内容时，我也经常会莫名其妙地进去插两句嘴，想尽办法都要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当时我纠正他们说，这不是我真正的精神状态，他们平时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我的思想世界在那一座已经够大了的冰山山顶之下，还藏着一坨足足有山顶11倍大的底座；他们还不信。现在他们信了吗？可能无所谓信不信了，因为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席卷四海的赛博神经病，已经淡出大多数人的视线了，除非是在少数几个我担当管理的群里。网上人们也经常看见一个人随便讲两句话就简单地把他划入“I人”“E人”的范畴，甚至还煞有介事地玩起了无比尴尬的角色扮演游戏，这种想当然的评判方式更是跟风炒作，肤浅至极。不过在这个维度上，我认为我对自己是有一个清晰的评判的——我拥有这种属性之一，而且必然是I人。这不是一拍脑门想到的，而是我长期进行自我观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上学期了解了那位喜欢在合唱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的女中音以后。E人见人恢复能量，I人见人消耗能量，对吧？……跟她这么一对比，我现在不就是在这么切切实实地消耗着能量吗！我在消耗能量，我不要呆在这里了，我要逃出去，我要去自己一个人的桌前看书，我不要跟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金承志这个老逼登写的歌了(虽然好听是真的好听)，我要缩在电脑面前，启动制谱软件，自己写一个合唱谱丢给他们唱，这样开合唱节目的时候我就不用自己站到台上了，我只要我的名字在屏幕上显示一下就可以……

**【丙】**

**“锐”评角色锐锐意外爆红事件。**凡是经常刷B站的同学们都知道，这几天有一位扎着高马尾、穿着白衬衫和红背带裙(裤？)的二次元小学生火出了圈——她就是我们可爱的锐锐小朋友，云南艺术出版社的精华之作，教辅图书角色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当代中国的新晋全民女儿，本届网友从天而降的白月光！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也立即为她的创作者深不可测的绘画功力所折服。只在白纸上寥寥几笔，便精炼地勾勒出这样一个天真美丽与顽皮淘气共存的小女孩形象：宝石一样的双眼，阳光灿烂的笑容，活泼灵动的身姿，让人很难不立即从心底里产生出那种最纯粹、最不掺杂任何一点狡诈心思的喜爱。除了书上原本带有的插图以外，网上也陆续出现了网友们画出来或者拿AI跑出来的同人图，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成千上万的点赞、收藏和转发，成千上万网友兴致勃勃的评论，仿佛一起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嘴巴，这张大嘴巴在赛博空间里迫不及待地朝着锐锐的方向呐喊道：**“女儿，爸爸爱你啊！”**

当然，假如网友们真的都把锐锐当作亲女儿一样呵护，维持着这样一片宁静祥和、各得其乐的景象，那倒还不必要让我专门在日记里单开一栏写这件事。问题就出现在，有的网友弄出来的锐锐图，画风越来越怪异了。我在昨天上传日记时搭进来的那张，就可以算这类比较“怪”的图中程度最轻的那一级别：锐锐摆着一副难以置信的阴沉表情(我只能这样形容了)，居高临下地站在视点面前，抬起一只被半透明的白丝裹住的小脚丫正对着视点的方向，似乎是要踩过来。之所以说它怪，是因为如果联想到二次元圈子里一些其他千奇百怪的传统(比如《蔚蓝档案》的一些同人图)的话，这个表情和这个动作结合起来，特别是考虑到画那只脚所采用的特殊笔法，可能作者主观上想表达的意味的确不是太好。而之所以说它程度轻，是因为脚丫子从生理学本质上讲归入的还是运动器官，也不会有哪个平台仅仅因为画了一个角色抬起脚往前迈步就让它不过审，没法很确凿地对作者做什么有罪推定。所以我还是没有什么道德负罪感地把它发上来了。

然而还有一些图，就各有各的怪法了。就以其中一张举例：锐锐皱着眉头，脸上带着以红色斜线表示的红晕，以一副羞涩的表情站在桌子前；两对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类似于外卖盒里装一次性手套所用的小纸袋，紧贴在胸口；面前的桌子上，还有十几个这样的小纸袋。至于小纸袋里装的是什么，从外形就可以看出来，是另一种在功能上与手套类似的一次性物品。要说画这张图的画师(或者跑出这张图的AI)，恐怕就逃脱不了有罪推定了。当然我或许也不是无罪的，当时看到这样的缩略图(视频或者图文封面)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急着要点进去看看全貌；可是看完了以后，急着看的好奇心是满足了，心里却油然而生了另一种很怪异、很坏的感觉——那就是那种真正的道德负罪感，说难听点就是对于猎奇内容特有的恶心。“她还只是个十岁小女孩啊，就把她这样无耻捉弄……”这种恶心远远大过了好奇心满足所带来的快感，而且还一直留在心里挥之不去，每逢精神稍稍放松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让我感觉这玩意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的好，一了百了，省得人心里跌宕起伏，像吃了毒蘑菇一样晕。说到蘑菇，恰好这一系列作品原本就是云南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如果说原作是一锅香甜可口的正宗云南菌子汤，那这些同人图就是一群黑市小贩手里的云南毒蘑菇，有的吃了的确有奇效，可是指不定哪天就吃死了。

想到这里我还发现，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推广到更大的领域。自从我几年前偶尔接触到一些“AV”的时候，我心中就一直留有这个疑问：既然那么多人都对性相关的内容趋之若鹜，往往屡禁不止，为什么国家还要不假思索地对此持续重拳出击，在这上面消耗巨大人力物力？更何况性本来就是人类的本能，对于那些缺乏正常性生活的人来说，这些内容就成了唯一的途径。可在这两年上了这么多网，反反复复思考了这么久以后，我终于发现了答案：这些绵绵延延永无止境的满足人们性欲的内容，和人类正常的性行为是远远不能等同的！后者天生带有自然的、平衡的属性，可以与人们其他的社会风俗和平共存，不会对整体的社会稳定性产生扰动；与此相反，前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带有极强的人为参与色彩，说是满足性欲，不如说是故意挑动性欲。何为“故意挑动”？就是无限制地损耗人们思维的资源，无限制地侵占人们意识的空间，无限制地剥夺人们在性以外的领域正常思考的能力和权利，同时还让人们不自知。有人可能认为自己意志力强，看一些成人影视就是闲来消遣一下，“卤一发”而已，这是大错特错的。跟赌博、毒品一样，就是这类与人类自身的原始欲望相勾结起来的犯罪，最令受害者无法自拔，最令犯罪者财源滚滚。人们只知道有“鉴黄师”这个职业，只知道他们天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刺激的内容，殊不知每时每刻，都有不少的鉴黄师由于反复受到各种猎奇内容的折磨而泰山压顶，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甚至留下终生的精神阴影。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却往往喜欢用戏谑的口吻去揶揄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旁敲侧击，真是令人心寒！无怪乎国家要把“黄”和“赌”“毒”并列起来，视为严厉打击对象：一个人一天还在受到这些东西的沾染，就一天停滞不前，一天逐渐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幸好我从小还是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对这些“AV”尚未成瘾的时候就划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以上这一段只是我由锐锐爆红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些思考，并不是说所有的自由二次创作都该被审核拿下，更不是说所有那些画(或者拿AI跑)她的同人图的人都该被警察叔叔关进局子，受到铁拳的无情制裁。我只是觉得：我们在做二创，或者看二创的时候，真该遵守公序良俗，加倍谨小慎微。锐锐本身只是一个虚构角色，搞再多二创也不会让世界上哪一个真实存在的小女孩受到直接伤害。可我们在创作那些逆天漫画、玩那些逆天谐音梗的时候，应该也要明白——这样下去，堕落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

p.s.如果你认为我写了这么多是在故意说教人，是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话，那么，你是对的。

**【丁】**

**自行车链条又掉了！**可能是对自己的骑行技术越来越自信了，这几天我骑车越来越快了。今天本来想骑车去塘兴路吃兰州拉面。但是骑到六号门附近，我一直挂的是五档下坡，连续撞了三条减速带，整个车子都被震得抖三抖，车篮里面放的塑料瓶都要震出来了。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出现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六号门和七号门之间还有一条沥青拱起的部分，功能上类似于一条减速带。当我撞上这条“减速带”的时候，车子“咔”的一声，然后蹬踏板就只能空转了！没想到这样都能震掉。我错了，我再也不骑车骑这么快了。于是我临时改变计划，就近去宝能环球汇一楼的美食城吃了隆江猪脚饭。

**2025.3.14.**

**和搜索算法硬碰硬。**今天人工智能实验课，本应该把上周要求实现的DFS、BFS和UCS全部做完交差，但我上周实在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别的，拖到上课的时候还没开始动。当我打开PyCharm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赶完了。按理来说，这几个搜索算法都是人工智能中最最基础的知识，都是不需要很复杂的机制就能实现的，可就是一遍也写不对，两遍也写不对，反反复复折腾了两个小时，还只实现一个DFS，这次课得分是得打对折了。特别是我现在还有两个debuff。其中一个是刚刚开始写Python，丝毫没有像Java那样驾轻就熟的感觉，比如不习惯条件语句后面要加冒号，不习惯语句块不要加大括号，等等。还有就是我潜意识里对时间复杂度的偏执追求。从集合里搜索一个元素，必须得是对数时间，一旦是线性时间就算输；一个排序相关的问题，必须得是线性乘对数时间，一旦是平方时间就算输。这就导致我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去精心设计程序中所用到的数据结构，以及执行的流程。当然我知道，在实际计算机开发中，为了优化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而牺牲一部分开发者的时间是完全值得的，否则后期因各种系统缺陷导致的维护成本更是会令开发者承受十倍、百倍的重负。还好Python的各种内置工具和第三方软件包特别丰富，极大解决了在用其他语言写代码时没有对应的库但又没法手搓出来的尴尬。我相信我逐渐掌握这些工具也只是时间问题。

**2025.3.15.**

**被小餐馆老板狠狠嘲讽！**今天晚上我去宝安西乡打工，在上周同一时间去过的一家“杭州小笼包”吃晚饭。杭州小笼包的味道很香，可正当我吃得酒酣耳热之时，鼻子边传来了一股非常不讨喜的气味——“香”烟！转头一看，是餐馆老板坐在后面的座位上腾云驾雾。我眉头一下就皱起来了。其实我上周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当时老板在厨房里面抽烟，抽完以后就出来直接把烟头丢进我正面前一个装了水的饮料瓶里。可是饮料瓶没加盖，烟气还在蹭蹭往外冒，我实在受不了，就把饮料瓶拿到旁边一个桌子上。结果过了几分钟老板回来的时候，他对我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二话不说就把还没冒完烟的饮料瓶又放回原位，让我接着吸。我当时就有点火，看在这份上，我本该这周就不来这里了，不过我当时没觉得这事很大，还是来了。结果现在又给我整这一出！

这时我想到了我妈之前告诉我的话：这些抽烟的人并不“坏”，往往不是故意的，只是随处点烟成了习惯而已，一旦你提醒他们说你比较在意这种烟味，他们一般都会很爽快地把烟掐灭或者换个地方抽。她自己也经常像这样跟旁边抽烟的人进行礼貌交涉，也总是屡试不爽。于是我也学着正面出击，转过身去用我能想象到的最礼貌的语气跟他请求：“老板，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抽烟？”

结果他给我当头一棒：**“我就要在这里抽烟，怎么了？”**

**爆！！！！**我蹭的一下火气就冒过头顶了。见过跟自己过不去的，没见过跟顾客过不去的；见过不善言辞的，没见过这么不会说话的！在极大的难以置信的情绪的加持下，我气得差点笑出了声。怎么，我妈说话就算数，到了我这里就不算数了？莫非他看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细皮嫩肉的，轻声细气的，觉得我好欺负？那好吧，可能确实就是好欺负，毕竟大学生应该是整个社会体系中最纯真，道德水准最高的人了。如果要明确撕破脸的话，我本可以把嘴里还在嚼的东西一吐，筷子一摔就走，但是这实在是一种过于黑社会的做派，不符合我们中国人节约粮食的传统。我只是象征性地把凳子往前使劲挪了挪，表示一种无声的抗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之后永远不再来这里，并且双手合十，虔诚地诅咒他们这家店早日倒闭。当然，我再怎么诅咒可能都没什么用，因为这个地段在整个深圳都属于非常繁华的，就算他们什么别的事都不做，也足够把这家店开到他们退休了。不知道以后还有几百几千人要吸他那一口二手烟。

**2025.3.16.**

**致敬传奇软件包heapdict。**人工智能中以UCS算法(或者叫做Dijkstra算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算法都是以优先队列这一数据结构为核心的，而且不仅要能够实现一般优先队列的随时插入元素和获取最小元素功能，还要实现高效的查找特定元素、判断元素是否存在和任意修改元素优先值等高级功能。一旦这些功能无法实现或者时间复杂度太大，就会导致整个算法的执行效率低到无法接受的程度。然而，凡是上过DSAA的同学想必都知道这些功能的实现难度有多大——单单是一个修改键值操作，增加键值和减小键值的实现逻辑就有很大不同！而到了真正的应用领域，要想每次都手搓这么一个数据结构出来，更是会带来无法想象的麻烦，至少对于我目前的水平是这样的。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使用Python的重要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我可以遇事不决就调库。在DeepSeek老师的指引之下，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工具：heapdict！这东西的设计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要是我有机会跟它的开发者线下打照面的话，高低得给他磕两个。神在哪里呢？首先，一个heapdict中所有元素的优先值都能以类似于Python自带的字典类型的风格进行调取或者修改，这样也就使得优先队列的插入元素和修改优先值两种操作实质上合并成了一种，那就是对一个键赋值。这种神奇的机制让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像飞起来一样爽。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所有这些操作的时间都是理所应当地被开发者压成了理论上的最低等级，丝毫不用再焦头烂额地把精力花在优化基本数据结构的性能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怪不得科学领域的专业计算和绘图往往都是用的Python，也怪不得全天下无数的程序员都要一遍遍说那句经典的名言：“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2025.3.17.**

**【甲】**

**骑车时观察到动量传递现象。**之前我骑车的时候买了一瓶饮料，喝完了本想丢掉，但是周围没找到垃圾桶，就临时放在了前面的篓子里。然而骑着骑着我就发现，车一动起来，篓子一抖起来，瓶子就在里面很活泼地上下左右随机弹跳，还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看着挺有意思的，就留下来了。而当今天我又放了另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在里面的时候，发现了奇妙的现象：原来单独一个空瓶子一般不会弹得很高，可现在空瓶子叠在满瓶子上面弹，有好几次都几乎飞出篓子。我想这跟之前看过的一个“牛顿弹球”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把小球叠在大球上面同时释放，大球触地以后就会反过来把小球弹上天；如果从下到上叠好几个球，那现象就更明显了。虽然无论哪种情况，球触地时的速度都是相同的，但跟小球单独触地反弹相比，被弹回来的大球自身还带有大得多的向上动量，小球就相当于是被一面会动的墙撞回来一样，受到的反向冲量也大得多了。——不就两个瓶子吗，怎么产生这么多联想？学物理学的。

**【乙】**

**坐电梯破防了。**倒不是因为节能癖，而是因为今天这次经历实在太逆天了。一进电梯，三四层就都被按满了；最开始电梯还不上反下，原来是负一层还有人按了电梯；从负一层进来的人还把二层按上了；还没上到二层，又在一层停了一下，因为这时候一层又有人按了电梯！只是从一层上五层而已，电梯就停了整整六次！而且这还正好是晚上七点整，刚好开始上课的时候。急啊，发抖啊，全身冒汗啊！为什么会有人上两层也要按电梯呢？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哪怕爬楼梯爬到腿酸，都决不跟这一片乌泱泱的人挤一个电梯了。

**【丙】**

**计算机视觉，应该放弃吗？**理论课暂且还好，可是实验课我是真的弄不懂他给我的东西都是些什么了。或许我真该详细考虑一下加W退课。

**【丁】**

**很不理解朋友对女生的态度。**今天晚上，只见我的两位朋友又一如既往地开始哀嚎起来了——不出所料，还是为了女生的事情。不过，与我这一个纯情少年的风格恰恰相反，他们的心态就像花花公子一样，往往是一年到头都浸没在各种不知从何而来，令人啧啧称奇的八卦话题中，很难说到底是在以此为悲还是在以此为乐。而这次八卦的主题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一个物理系大三的学姐，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人，有对象了。可是她怎么样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让他们有什么损失呢？就算她不去谈现在这个对象，一直单着，难道就会和他们发生什么故事，出现什么意外的邂逅了吗？我怀疑这样的思维是不是有点过于跳跃。一个是学物理的，两个是学工科的，平时上学连影子都看不着，一门相同的专业课都不会有，更别提能够熟悉了。当然如果有相同的思政课或者其他什么社团活动那还另说，但从现在这样子上看，这也不太可能。而我倒是跟她有一面之缘，那就是去年暑假快开学前一起参演了那次《我们的长征》讲演剧，每次碰见的时候她会跟我说一声Hello，我会喊一声姐。我也承认她样子确实长得挺可爱。可是我对她的认识也就仅仅到“长得很可爱”这一层就打止了，如果还要进一步去想什么感情、恋爱之类的东西，那实在就是非常奇怪。

对啊，这难道不是非常奇怪吗？我是人类沉淀几千年知识的精华教育起来的一个真正的人，又不是那些一到了发情期就如饥似渴、左顾右盼，唯恐后人一步去找异性把自己所有蓄积的精力全部泄放出来的野生动物！看见一个可爱一点的女生就举枪，看见一个丑一点的男朋友就破防，这是一个思维正常运转的人应该有的反应吗？心里有这种不爽的感觉尚可，但还要讲出来；不仅要讲出来，还要把它当成一种热门话题，急不可耐地讲。可见精神世界是有多么的贫瘠！他们前仆后继的，其实就是在毫不掩饰地展现着人类原始的蒙昧，去往造物规律给人设下的陷阱里面义无反顾地跳。我给自己的思想定下的原则，就是严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往往不是犯完一次就作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不断地在对着时间进行积分的，每过一秒，错误量与时间的乘积就增加一点，美好的青春便浪费在无意义的事务上多一点。当然，我并不会因为这一点就表现得很看不起他们，故意装作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这样可就更加没意思了。我管不着别人的青春怎么样，毕竟他们又不是我的亲人；可我自己不一样，我便是我了，我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缺乏一个作为人的真思想，就一切都免谈，如此作罢。

**2025.3.18.**

**做梦梦到被人公开审判了。**我正在我房间里的床上躺着呢，忽然冲进来几个相貌堂堂、正气凛凛，看上去跟我一样差不多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一把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押进了一个类似于法庭的大堂。我还没弄清状态，他们就把我一脚踹进被告席——当然，不是跟原告席打着照面、平起平坐的那种被告席，而是刑事公诉用的，放在全场正中间，还带栅栏和手铐的。随后他们宣布要对我进行一次公开审判。“凭什么审判我？我干什么了？”突然受到这令人猝不及防的公开侮辱，我又惊又怒。“你思想污浊无比，全部是一些低俗色情垃圾！”为首的一个男青年拿指尖顶着我的鼻子喊道，“不仅思想低俗，还要把你创作出来的那些低俗文章和画作在公开场合传播，罪大恶极，堪比贩毒！你还装作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好不要脸！”听到这里，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忍不住窸窸窣窣交头接耳起来，还时不时盯着我这边皱着眉，摆着手，摇着头。

这一句劈头盖脸的下来，打得我羞愧难当！我直勾勾地盯着发话的男生，眼珠子都快要爆发出来了，可是一时语塞，竟不知该怎么回应。“你……你……！这是我个人的事……你们插手干嘛！？”

“还嘴硬！”台上一个看上去像是法官的人冷笑道，“你以为你想尽一切手段打法律擦边球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吗？你前面都偷偷摸摸干了些什么，我们比你还清楚。铁证如山！看看这是什么？你自己亲手画出来的，你不会连她都不认识了吧！”说罢，这个人把手往大厅右上角一伸，咔哒一下按动了一个遥控器的按钮。那边一个投影屏幕应声亮起，展示出了一幅的确无论是谁看了都会觉得的确有些色情的图片——一个身形瘦高的二次元少女，穿着还粘着水的泳装站在海边沙滩上，朝视点的方向伸着手，脸上还带着迷之微笑。

我浑身一颤。他们抓住我的把柄了！我不由得狠狠跺了两下脚，还没想好就回答：“是……是又怎么样？这……”我忽然又一颤。坏了，我怎么这么快就急着认罪了？这怎么可能是我“亲手画出来的”呢？我只是喜欢看二次元美少女而已，又不是自己会画！“哼哼，这怎么可能是我画的？凡是跟我打过交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回过头去扫视着旁听席，想要找出一个相互认识的同学来给我作证。不料那边全是生面孔，还全都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能有对我有利的证人。我只能硬着头皮接着辩解：“……都知道，我能画出来的东西，要么是个正方体，要么就是个火柴……”

“嫌疑人你听着！”“法官”再一次对着我当头棒喝道，“从你家里，我们还搜出了23662.22KB这样的违法数据。看在你还是初犯，不对你施加太多惩罚，只罚你在家中软禁一个月，不准外出……”开始把我轰进来的那帮男女青年，听见审判结果出来了，还没等法官说完最后半个字，又着急忙慌地把我从大厅里抬了出去，关进我的房间。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是怒目圆睁，心怀愤懑，夜里都躺在床上睡不着，可是又对那群手持棍棒恶狠狠地把守在我家门口的人丝毫没有办法。当然我知道，他们只是把我关起来，而没有仗着自己有武力就对我痛下狠手，已经是顶仁慈、顶守规矩的了；还好吃好喝地把我养在家里，简直可以用活菩萨来类比了。到了后半个月，我倒稍微平静一些了，可是仍然如坐针毡，只能呆若木鸡地躺在窗边，对着窗外金黄色的阳光和金黄色的银杏叶出神。

最后，一个月期限已满，我以为他们就要如此作罢，可没想到他们还不依不饶，又把我拽进那个金色大厅，还说要对我进行什么“惩罚期终了审判”。居然还不甘休，还要这样羞辱我！我终于按捺不住怒火了。

我直接一脚踹倒被告席前面的栅栏，朝着那群带着假发装腔作势的法官和拿着警棍狐假虎威的匪帮破口大骂起来！

“好啊，好啊！好一个义正辞严、光明磊落的‘终了审判’啊！那么恭喜你们，你们当众践踏我尊严的目的达到了！”

“嫌疑人！住口！”法官厉声喝道。

我全身血液早已冲上了头顶，哪管得上他？“……就算那些二次元美少女全是我画的吧，就算我电脑里真有那么多可能不太见得了光的东西吧。可是那又怎么样呢？那么我请问了，阁下和同事们所制订的那些法律里面，究竟是哪一条哪一款，规定着只要手里有着这些东西，就可以像阁下这样把一个人的人格揪出来当玩具来玩啊？”

法官这个时候也肉眼可见地恼羞成怒了。他狠狠拍一下面前的桌子站起来，桌上“审判长”的金属立牌震得叮叮响：“你，你竟敢藐视本庭威严秩序！肃静！”

“哦，原来阁下知道这点比我还清楚啊？那阁下就暂且冷静下来看看自己头顶上那三个秤砣——对，那个象征着法律的威严与公平的金色秤砣徽标呗。坐在台上倒好，还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拍着案，警告我保持肃静，说我破坏法庭秩序。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庭秩序啊？到底是谁在拿着自己所宣称的‘法律的威严’当儿戏啊？一目了然，不言而喻！”我接着对着整个大厅慷慨陈辞，被手铐束缚起来的双手四面挥舞。“每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你们都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个什么‘法律纪念日’，跟全国人民宣扬自己又充当了一个怎样的‘正义使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又了结了多少多少疑案，平抚了多少多少冤屈。还有写书、拍电视剧，也是必不可少的。以前我小的时候，居然还信了这套油腔滑调的说辞，觉得啊呀，法治真是进步了，法官先生们真是太伟大了。没想到成年还没一两年呢，就被你们自己捅穿了这天大的谎言！”

话音一落，观众席上又开始像第一次那样窸窸窣窣起来——不同的是，这次他们议论的内容好像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我的了。法官又急不可耐地喊了几下“肃静”，这才勉强把场面平息下来。

“对于社会上有些地位不太高的底层屁民，你们或许倒可以仗势欺人一下，在官方通告里拿春秋笔法圆滑圆滑就过去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掀不起太大波澜。可是我好歹也算称得上是个初级知识分子了。连我也不放过，你们好好考虑过后果没有？我本来完全有机会给你们背后的国家机器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甚至当你们的喉舌也不为过。好了，现在这个机会没了！”我说得忘乎所以。“你们是以为我没看过历史吗？历来古代王朝的所谓‘盛世’没有哪个不是埋藏着最终炸毁这个王朝的地雷。怎么到了诸位这里就是如此改天换地般的阳光且自信，觉得现在这个‘盛世’的底下是一块干干净净的地盘啊？不用你们给我判刑。现在我就当着现场所有朋友们的面，给诸位口中这个歌舞升平万国来朝的盛世判个死刑：这颗地雷不在别的地方，就在现在，就在这里，就在台上这位法官大人的手中！”

法官长泄一口气，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喏，给我让他闭嘴……”他手指着我的方向，面朝抄着警棍的男女青年吩咐道。好，好，好。论理论不过，现在要物理消灭了！他们冲上来，死死把我整个身子钳制住，其中一个女青年从兜里掏出一根大白萝卜要往我嘴里插。我双手双脚和头跟个海星一样疯狂蠕动着，左右闪避着萝卜的进攻，嘴里还含糊地喊着：“来啊，来啊！就刑讯逼供，把我往死里打！打不死算我输！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威武不能屈，忠良死节，卧起操持！啊呸！……”

“架出去，架出去！”法官死死抠住脸，崩溃大叫道。“怎么都行，把他原地放了都行！别让这些臭读书的来烦我了！”在挣扎中，我依稀看到大厅的门开了，外面射进来一束白光，还响起一轮强劲的音乐声——原来这是我自己设的闹铃，提示我该起来继续去做今天晚上就截止的《信号和系统》作业了。

**2025.3.19.**

**我的固定自习室——一丹图书馆四楼南区。**自从两年前入学以来，这个学校里但凡是有至少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已经尝试过拿来自习了，可唯独对这块地方情有独钟。这倒不是因为我和那位把头发染成像毽子一样多彩的小姐第一次来的就是这里，而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一坐下，立马就有一种奇特的“空间感”在心头建立了起来。什么是空间感呢？就是很大，很宽，很高。和图书馆的下面几层不一样，在这一层抬头望去，天花板感觉并不是像石块一样紧紧压在头顶，而是以一种轻盈的姿态斜着架在空中，像是什么东西飞了出去或者摊开来了一样。凡是学过线性代数的同学，应该都对这种“摊开”的感觉有很直观的印象。高高挂在天花板周围的镂空墙壁也是神来之笔，棕黄的色泽闪闪发亮，木质的肌理时刻传递出沉稳、庄重、大气，不是图书馆这种文雅之地，是不敢这么设计的。更画龙点睛的是顶上的灯光。天花板本身已经够高了，就像人类从古至今创造出来的知识的界限，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一束束明灯嵌在其中，就像是知识之海中透出来的点点星光，星光照耀下的人们，就是一天一天地抬头瞻仰，接受着它的恩惠，同时继续努力着向它迈进。整体上看，这简直完美契合了图书馆所存在的意义，也完美契合了我存在于世上的最终目的。未来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我在这灿烂的星海之下所想的每一个字句，我在这广阔的空间之中所受的每一次启迪，必定都将成为我人生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道笔划。

**2025.3.20.**

**与LFU缓存硬碰硬。**上周的算法作业实现的是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储存int-int键值对；实现put操作，如果缓存中不存在当前键则插入这个键值对，如果存在则把键的值更新为当前值；实现get操作，获取键的值；最大容量为N，当容量达到上限时，踢出被访问次数最少的键，如果有多个键访问次数并列最少，则把最近一次访问最久远的踢出；每次put或get操作视为一个时间单位，在每次操作开始前，把已经有T个时间单位都没有被访问过的键踢出。刚刚拿到这个题，我还感到很惊奇：什么贪心策略都没用上，就是单纯实现一个数据结构而已，这想必很容易想到思路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要把每个键的访问次数、最近一次访问时间全部有序地管理好，而且还要随时把访问次数最少或者最近一次访问最久远的键找到，实在不是一件洒洒水的事情。我在一丹四楼的灯光组成的星海之下翻来覆去，抓着强大的深度求索老师上下求索，对着自己的脑子左敲右打，把整整一天的时间都砸在了上面，都依然没有奏效，连提交都没提交一次。不过我倒不急。这可是A题啊，要是我连A题都做不出来的话……胡扯，我怎么可能做不出来A题呢？

**2025.3.21.**

**【甲】**

**被小餐馆老板狠狠感动！**在深圳东站坐火车出发回湘潭之前，我去了上学期光顾过好几次的那家隆江猪脚饭吃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只见前面的一个人刚要点烟，不料一旁的老板直接提醒他——“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面不让抽烟，请先到外面抽完再进来吧！”点烟的人听到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拿上东西出去了。

好家伙，跟仅仅六天之前那位老板的举动相比是完全翻转版本！就这一句话，令我对这位老板肃然起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之后想方设法经常再来给他们的生意增光添彩，并且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他们这家店永不倒闭。当然，可能也用不着我来祈祷，因为这个地段在整个深圳都属于非常繁华的，就算他们什么别的事都不做，也足够把这家店开到他们退休了。

**【乙】**

**在绿皮火车上吸二手烟。**尽管老板的这句话给我免去了不少的二手烟，但绿皮火车上传奇的老烟民们还是齐心协力让我吸回来了一百倍那么多的烟。之所以选择绿皮火车而不是高铁，首先当然是因为经济尚未完全自给自足，选择开销更大的交通方式虽然更迅速，但总是令人心里惴惴不安；其次我出门旅行(既然是在学期中，即使是回老家也应该可以算是一种“旅行”！)要的也并不是速度而是体验，绿皮火车开得慢，窗外的景色反而看得更清楚。然而，车厢连接处那噼里啪啦的打火机声，可能是这种体验蒙上的唯一一层阴影。没有了烟雾探测的敏锐感知，没有了铁路警察的强力制裁，中年大叔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把周围的空气全都染成了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味道和颜色，这些空气扩散开来，让整个车厢的人都跟着心醉神迷。我自然是被熏得头晕目眩、无法自持的，就一气之下一连向前走了五节车厢，一直走到硬座车和软卧车连接的地方。这地方被锁住了，无法通过，空气也是无色无味的，我才停下来。按理来说，一般情况下吸一点二手烟也没什么，我平时生活健康得很；可是这次回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见见我初中的老同学，我这一身根本散不掉的烟味，不知道会给她留下什么非常恶劣的第一印象。看来下次要是还坐绿皮火车的话，得先在站台上把衣服脱光收进行李箱里才能上车。

**2025.3.22.**

**【甲】**

**硬座？硬坐！**我本以为我就这么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睛一闭就可以好好睡着。然而我大大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首先是精力过于充沛、即使在凌晨三点也依然坚持着对周围旅客进行轮番轰炸的老烟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所提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绿皮火车的硬座特别狭窄，而我恰好是被分配到靠里面的座位，腿动都动弹不了，过不几分钟就麻了！我这才意识到，平时我坐座位的时候的确是少不了把腿的姿势动来动去。我跟旁边坐在靠过道的人讲，问他能不能跟我换换，结果他说自己之前坐里面的时候腿也麻！我就一直这样麻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实在受不了了，去了最远的那个餐车车厢找了个宽敞的空位。可是即便这样还是睡不好。如果直直坐着，尾椎骨这块地方就会麻(因为是“硬”座)；如果用手臂做枕头趴在桌子上，手臂又会麻！坐了这一趟车，真是全身上下都麻完了。到了早上六点列车到达湘潭站，我终于见到面前朝阳照耀下的故乡时，却只能昏昏沉沉、醉生梦死地背着包走在站台上，连掏出手机拍照留念的手都如此沉重。望着身旁缓缓开走的绿皮火车，我心里默念道：“K9260，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你了！”

**【乙】**

**只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而已。**两周前我订火车票时，还是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告诉自己，这个周末之前我肯定能把所有的Assignment干掉，这次旅途中我将横扫学期前五周积压下来的疲敝，这两天的时光，就当是我拿几百块车票、宾馆和餐饮的费用送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当然，这么完美的计划，一听就不太可能实现。与其说是礼物，不如说是惩罚。刚一下火车，我就毫不迟疑地上了公交车，直奔一家肯德基打开电脑做起《信号和系统》。《信号与系统》Assignment题出得又难算又逆天，一上午才做了三个傅里叶展开，其中一道半波余弦信号的傅里叶展开算了我两个小时，原因是一次谐波的振幅要单独考虑。到了晚上，老兄请我去电竞房坐坐，我也没有心思围观他打《三角洲行动》和《英雄联盟》，因为心里还在惴惴不安地给自己安排，怎么才能按时干掉Assignment的后半部分。直到进宾馆睡觉的时候，我才爽了一些——这可是我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人住宾馆！还有更带劲的：这家宾馆就在我家正对面！

**【丙】**

**和可爱的女孩子见面了。**几年前和她的这层同学关系就像自己埋进土里的一坛米，本以为已经发霉了，没想到挖出来发现酿成了一坛酒。一见面，我们似乎完全没有中间这几年的生疏一样，很快就在湖边的柳树下并排坐下，有来有回地聊了起来。一个二十岁的女生，一个从统计上来说应该是每天跟闺蜜们一起欢度秋月春风的女生，居然全然不顾我单调乏味的兴趣和不着边际的思维，拼尽全力和我维持着这尴尬的对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界赐予我的一个宝藏吧……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可能都不会再有什么这样让我感到愉悦的事情了。之前就非常非常喜欢她，现在看来，我的审美其实一直是没错的吧！在我心里，她的笑容实在是特别的温柔可爱，她的语言实在是特别的质朴平实，她的精神实在是特别的惹人猜想，她的世界，实在是特别的让我想去靠近。时间啊，我人生中的时间，不就是应该花在和她这样的女孩子相处上面的吗？可沉醉了没多久，我又怅惘起来。这种关系，最远又能走到哪里呢？恐怕不会有很远。小说里、电影里那些老掉牙的英雄救美、共度难关、一见倾心的戏码，她都丝毫没有义务去陪我演出。她地理上就跟我是天涯海角，学习的东西也早已跟我分道扬镳，今后的生活轨迹更是远远不能相交，别说同一个舞台了，连同一个剧院都不在，怎么演？我只能给她一个很低的优先级，勉强把她加入我内心的事务列表里，然后再在上面压上几千条、几万条高优先级的其他事务，期待着关于她的那些记忆能够永远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或者期待其他的事务能够有朝一日全部完成，让手握着低优先级的她从堆顶冒出头来。至于她以后还会再这个堆中怎样沉沉浮浮，我并不知道。

**2025.3.23.**

**【甲】**

**乘坐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实在是非常的好，只要18元，就能从湘潭河东的板塘坐到长沙火车站，这在没有这条铁路的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要是未来长沙地铁3号线能直接延伸到湘潭市政府来就更好了！

**【乙】**

**和大叔的一面之缘。**刚刚在长沙站上回深圳的T95次列车时，就来了一位老太来推销东西——并不是列车上一般推销的东西，而是一个充电宝！而就在我座位边上，有一个中年大叔说他充电宝坏了，想买了试试看，可是又举棋不定，过了好几十秒都没买下来。这个时候我果断出手，把这桩生意搅黄了：“我这正好有充电宝，借给您用吧！”大叔喜出望外，连忙谢谢我。于是我们就聊起来了。他是武汉人(这趟列车的起点站就是武昌)，常年在深圳工作，是干机电、自动化和机械这类的，家庭也在深圳。一听说我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还是学的计算机，他看上去大为震惊，忙不迭地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说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有多么的前卫，计算机学生的人生前途是有多么的光明灿烂。他还说，他们这些做硬件的，终究是没有我们做软件的先进，终究只能是做我们的垫脚石……我赶忙摆摆手说，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南科大实力究竟怎样还不好说，而且算法写得再厉害，要想真正运行起来还不是得靠高精尖的硬件撑腰，现在人工智能的算力上限不就是硬件的限制吗……紧接着周围几位大叔也加入了我们键政的行列，车厢里顿时升起一片其乐融融、有说有笑的氛围。谈着谈着，列车就驶过了衡阳。

**2025.3.24.**

**《计算机视觉》，彻底放弃了。**在其他几门课作业的重压之下，我已经完全错过了上周六的DDL，急流勇退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选择。在填写加W退课申请表时，我的理由如下：“本课程内容较深，对编程能力要求较高，事实上主要面向大三学生，大二选课力有不逮；选课之前低估了本学期课程压力，其他几门专业课占用时间太多，本课程任务无法完成。”人的能力的确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平时可能还是模模糊糊，但此时却是这样明晃晃地矗立在我面前，不可撼动，无法逾越。原本满腔热血想要大干一场的我，终究还是在现实的淫威之下败下阵来。

**2025.3.25.**

**【甲】**

**翘掉了《信号和系统》理论课。**当我中午醒来看时间的时候，已经是十四点半；当我真正从床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十四点五十；当我接完水、上完厕所、把所有东西全部收进包里的时候，已经是十五点一十。于是我就直奔下一节计算理论课的教室了，因为我知道，即便多睡了这么久，也不能让我听懂《信号和系统》老师那带着酱油味的英语。

**【乙】**

**《计算理论》作业，错得太离谱！**本以为《计算理论》是一门非常友善，非常好拿分的课，结果这学期一开学，这几次作业都是给我迎头痛击！总是错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然而这次错了一个更狠的：证明语言是非正则语言。我当时是在K9260次列车上，麻着腿写完的这道题，写出来的时候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思维真厉害，这点题怎么能难倒我。结果最后一对答案，这哪里是判题学长评价的“证明有问题”啊，完全是错的不着边际，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即便除了判题学长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错了这道题，而即使是他自己也可能不认识我是谁，可我还是羞愧难当，真想穿越回去给火车上的我自己抽两巴掌，叫他别把注意力放在腿上了，给我瞪大眼睛好好看看这道题是怎么做的！这一道题错了就扣总评0.5分，再这样下去，底裤都要扣光了，我的尊严都要没有了，哪里来的脸面对和蔼可亲的P. S. Oliveto教授！而且最让人眼红的还是实验课上——有人拿一个阶乘长度的逆天字符串做了反例，让老师和学长争议了十几分钟，最终确定他的证明是对的，而且从来没有在之前的学期中出现过。我本来也应该发现这个反例的！这本来就符合我的风格，如果我当时看清了题，一定能把它找个一模一样的出来，这个引发激烈争议，承受无上荣光的人应该是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答案整个就是错的，根本没有被讨论的资格，还未入场就遗憾离场。如果这个学期接下来还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只能再一次悻悻地承认，这也是我能力的极限。读大学，哪里有不心力交瘁的！

**2025.3.26.**

**【甲】**

**极限完成LFU缓存。**在DeepSeek老师的指引下，我以屏蔽掉整节《信号和系统》实验课的代价，在十一点半(戒指两个半小时前)一遍通过了这道题。我欢欣鼓舞，手都举到了天上，屁股底下的椅子都要裂开了。可惜我已经失去了做4B的机会，只能空着了。

**【乙】**

**依然困倦。**继昨天睡过《信号和系统》以后，我又睡过了下午的《城市与科技》，迟了十分钟才到，所幸好心的任课老师没给我记录迟到。在课上，我只能半睁着眼睛，斜着歪在座位上，双手耷拉着，毫无生气地听着老师传授人文与社会的奥秘。记得我上次这么困还是在去年九月，还在跟学校里那位网球明星做朋友的时候——那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含情脉脉的邮件，里面详细描述了我是如何在《数据结构与算法》课上头都抬不起来的样子，还给我们自己立flag说要早睡早起。不知道她看到以后是怎么想的，可能觉得我是个智障。

**2025.3.27.**

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人们死亡以后，灵魂依然存在，注视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同时，他们还可以穿梭进人的身体里，依附在人们的心中，这样，这个人似乎就是这个灵魂本身，灵魂不仅没有死去，反而还在不计其数的人帮助下，获得了百重千重超脱的新生。但是灵魂也并非没有消散的时候：每年的仪式上，灵魂们都会依照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和现世中人们的意识被分配到一个能够继续存在的概率，然后举行一次盛大的随机事件。没被抽中继续存在的灵魂，这次就会永久地消亡。可想而知，在灵魂的殿堂里，老子、柏拉图、王羲之、李世民、苏轼、牛顿、罗斯福等等人物每年分配到的概率都无限接近于完美的1，已经驻留了成百上千年，受着一波又一波新的灵魂的敬仰，俨然成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他们也不断地依附在更多现世的人身上，真实地感受着他们的欢喜、哀伤与愤怒。可更多的灵魂是生前就籍籍无名，抽到的概率只有10的负不知道多少次方，只能第一年就在摇头叹息中悄然挥发，更别提重获新生了……而今年，主持仪式的灵魂，是一位在安史之乱中丧生，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朝少女。

**2025.3.28.**

清晨，我刚一挣扎着从床上下到地面上，心里就顶上了千斤重的压力。一来，我昨天砸进朱刘算法的整整一天时间还丝毫没有看见成效，编辑器里的代码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展，更别说提交一次了；同时，明天就是《人工智能》第一次项目的截止日期，可自从这个项目在本月12日发布以来，我就一眼都还没瞧过。我已经退掉了一门《计算机视觉》了，就算是天打雷劈，让那位艺体两开花的南科大全能小姐重新再爱上我，我都不可能动一下放弃它的念头！可是有些东西，是我说不想放弃就可以不放弃的吗？时间只有这么一点点了，要是到了最后一秒我都做不出来，那或许也是活该……我是废物吗，我是蠢材吗，我的智力有障碍吗，我的生活方式有畸形吗？怀疑的雾霭在心头升腾、翻卷，昨天看上去还无比光明磊落的未来，现在似乎突然又掉入了波诡云谲的未知。要知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现在的一切思想、一切社会关系，都是靠我身上唯一的一种核心维系起来的，那就是我的学术表现。一旦这种用于维系关系的核心也丧失了，那就是我整个生活秩序的彻底崩盘。可是想归想，脚步不能停下，我还得照常去上课，照常去干事。

下午四点，《人工智能》实验课结束后，我终于有时间腾出手来开始解决这个项目。可是做着做着，我的压力不减反增。项目的内容是编写一个用于下反黑白棋(Reversed Reversi)的智能体，然后把代码上传到学校提供的竞技平台上。第一阶段是检测智能体能否合法合规的运行，即每次输入后能否正常走子，能否避免下在不符合规则的点位，全部通过就有满分；第二阶段是和其他同学的智能体对战，胜率越高的分数越高。现在别人都已经早早地开始了优化自己的代码，试图在“赛博斗蛐蛐”中取得更高的段位，可我连第一阶段都还没通过！“Usability check failed, you've passed only 3 cases”……怎么会这样呢，我明明做对了，我明明每一步都是下在合法点位的！是还有什么地方我没考虑到吗？是我写的代码太简单，内置的逻辑太少了吗？我揪住了头发，张着嘴做起无声但痛苦的呐喊，双腿疯狂的蹬着，椅子脚都离开地面向后翘了起来。不可能！我肯定还要再仔细看看题。会不会是这样呢？不对，这次反而只通过了2个样例。那是不是那样呢？好，好！过了9个了！太棒了！可还有1个是怎么回事呢？再改！该死，又只有5个了！噢，我开始的是对的，只是没检查出没有任何合法点位的情况！很简单，加一条逻辑就行了……保存，刷新，提交……！“Congratulations, you've passed the test”！！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于是这时候，我从早上起床开始一直积压到现在的痛苦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

《别样的斗蛐蛐大战！》

**恭喜Sc46的智能体“12310702”成功通过可用性测试，正式加入图灵班全员赛博斗蛐蛐大战！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比赛现场的最新实况解说！赛博斗蛐蛐大战巡回赛，现在正式开赛！！**

第一轮，与12310702同台竞技的是12312923！只见12310702以精巧的启发式函数设计，不出多久就力克对手，拔得头筹，排名上升了！！

第二轮，碰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12310817，双方各胜一局，不分上下！第三轮依旧是平手！！

第四轮，12310702将迎战名扬四海的强劲对手——DeepSeekR1！只见12310702靠着自己简单却又强健的启发式函数，对方一出手便稳步落子，连下两城，排名继续提升！！连DeepSeekR1都不能把它怎么样，它真是杀疯了！！

到了第五轮，对手是整场比赛的第一个“守门员”，level5！第一局12310702下白棋，不慎以巨大劣势输掉，但第二局下黑棋时，level5出现了失误，12310702趁势夺回，打成平手！

第五轮结束后，由于打成平局，12310702和level5的积分都没有变化，这意味着第六轮他们还是对手！可是这次12310702就没有那么幸运了，level5丝毫不给任何机会，连续两局横扫12310702，把它拦在了进阶的大门外！！

第七轮，12310702继续与它的同类12310801进行竞争！或许因为都是初出茅庐，技艺不精，双方难分胜负，握手言和！

第八轮，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轮！这次，12310702碰上了和它素昧平生的12310410。尽管如此，双方一开局就互不相让，紧紧咬住局面。面对12310702的快棋打法，12310410却丝毫没有慌乱，依旧在用限制范围内的最长思考时间盘算着。看来它是早有充足准备！到了终局，果然出现了大逆转：12310410连下几步杀棋，12310702无处可躲，只能乖乖掉进它的陷阱中，连负两局，成了它排名提升路上的垫脚石！

今天的赛事情况可真是跌宕起伏！！我们可爱的智能体12310702在排行榜中沉沉浮浮，不过最终还是上升了。比赛结束后，12310702的设计者Sc46可是苦思冥想了好一会。怎么优化逻辑呢？怎么设计一个更好的启发式函数呢？让我们期待他下一次再带着自己的智能体卷土重来，横扫排行榜吧！！

**2025.3.29.**

**和朱刘算法硬碰硬。**这已经是整个《算法》课程中我第三个用上“硬碰硬”这个词的算法了，可惜这次碰碎的不是它，而是我自己。在抽象思想的层面上，这个算法的逻辑就够让人难以理解了；经过了整整两天两晚的思索后，我才大致摸清它的思路，可是一到了具体实现上，却又是千头万绪，难以突出重围。“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数据结构啊？”打开CLion，写着写着，写到自己已经满头满脑都只剩下了一些浮在空中弯弯绕绕的圈圈和箭头，连话都不会说了，才发现自己已经在电脑前连续坐了四个小时，写出了一百多行连自己都看不懂的代码。不过这没关系，只要到时候评测机看得懂就行了。

**2025.3.30.**

**和朱刘算法继续硬碰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流逝着，可是伟岸的朱刘算法，还是直直地挺在水的中央，屹立不倒。到中午，我终于搓出了一个可用的版本，一拿样例测试，对！结果往评测机上提交，只过了五个样例，另外五个超时了……刚刚准备从椅子上抬起来的屁股，顿时又落了下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被磨得没脾气了，面对这个场景，再大的文豪恐怕都会显得词穷。心头已经没有那种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只有一种犹如口中含着苦胆的平静。我本来打算就此作罢，下午转战《计算理论》。可是真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心头又痒痒了，还是忍不住把《计算理论》放在了一边，要再以命相搏一把，开始从头手搓一套全新的数据结构。这一搓又是四五个小时。结果再满怀希望地交上去的时候，这次反而更差了，有九个样例都超时……常常说人定胜天，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人再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正确的，可是事实就是它不是正确的，再希望有什么用呢？我万念俱灰，只得最后正式宣告彻底放弃这道题，得50分作罢，然后出去吃晚饭。然而这个时候外面正下着凄风冷雨，我骑车骑到琳恩图书馆下面的那块木地板上面的时候滑倒了，虽然人没事，可是车狠狠摔了一下，链条第三次摔掉了。祸不单行！我只能把车就近停放，用脚走完剩下的路程。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是很晚，我任何一点继续做《计算理论》的精神也没有了。

**2025.3.31.**

**在图书馆空手套白狼。**套的是什么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放在桌上的纸条。原来工作人员每天会不定期巡视整个图书馆，发现放了东西但没坐人的座位就会在上面放一张纸条，表示如果再过半个小时还没人来，工作人员就会把这堆东西收容到指定位置，防止长期占座。当然这样一张纸条肯定是做不到远程通知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连续离开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工作人员再来的时候，如果纸条还是原样摆在桌上，肯定就表明这堆东西的主人已经连续离开了半个小时，那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它们收容。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换上另一张纸条告知被收走东西的人，他的东西被收到哪里去了。

这本来是一种很先进的做法，可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些狡猾的兴趣：能不能玩一玩这种机制呢？之前就有一次，我看到工作人员站在一边四处张望寻找放纸条的位置，便直接起身假装去上厕所，回来一看果然发现自己套到了一张纸条。还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旁边好几个位置上放完了纸条，我就趁她走之后，把那几张纸条自己套走了！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守规矩，但是架不住它实在是太好玩了。何况当时图书馆里的人并不多，就算这些东西一直摆在那里，也不会让新来的人没地方坐。而且这样一来还省下了工作人员把东西放上小推车推走的功夫，她还得谢谢我呢。

就在今天，我又套到了一张纸条——不过这次是无心的。我昨天晚上回到寝室，从包里掏出东西一看，唯独少了鼠标垫。这个鼠标垫的来历可不一般，它是我们23级军训时招合唱团新成员的时候送的，至今为止我没看到任何其他人在用，似乎在校园里的任何一个常规的地方也没出现过，真可以算得上是SSR级精品道具。如果不是不翼而飞的话，必然是我落在图书馆了。今天我一去看，果然昨天坐的位置上摆了一张“二阶段纸条”，告诉我有东西被收了。去指定地点一看，我亲爱的SSR道具果然在那里！就不小心剩了个鼠标垫也要收走，工作人员也真是太铁面无私。